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呻吟語 談道

大道有一條正路，進道有一定等級。聖人教人只示以一定之成法，在人自理會；理會得一步，再說與一步，其第一步不理會到□分，也不說與第二步。非是苦人，等級原是如此。第一步差一寸，也到第二步不得。孔子於賜，才說與他「一貫」，又先難他「多學而識」一語。至於仁者之事，又說：「賜也，非爾所及。」今人開口便講學脈，便說本體，以此接引後學，何似癡人前說夢？孔門無此教法。

有處常之五常，有處變之五常。處常之五常是經，人所共知；處變之五常是權，非識道者不能知也。「不擒二毛」不以仁稱，而血流漂杵不害其為仁；「二子乘舟」不以義稱，而管、霍被戮不害其為義。由此推之，不可勝數也。嗟夫！世無有識者，每泥於常而不通其變；世無識有識者，每責其經而不諒其權。此兩人皆道之賊也，事之所以難濟也。噫！非精義擇中之君子，其誰能用之？其誰能識之？

談道者雖極精切，須向苦心人說，可使手舞足蹈，可使大叫垂泣。何者？以求通未得之心，聞了然透徹之語，如饑得珍饈，如旱得霖雨。相悅以解，妙不容言。其不然者，如麻木之肌，針灸終日尚不能覺，而以爪搔之，安知痛癢哉？吾竊為言者惜也。故大道獨契，至理不言，非聖賢之忍於棄人，徒嘵嘵無益耳。是以聖人待問而後言，猶因人而就事。

廟堂之樂，淡之至也，淡則無欲，無欲之道與神明通；素之至也，素則無文，無文之妙與本始通。

真器不修，修者偽物也；真情不飾，飾者偽交也。家人父子之間不讓而登堂，非簡也；不侑而飽食，非饗也，所謂真也。惟待讓而入，而後有讓亦不入者矣；惟待侑而飽，而後有侑亦不飽者矣，是兩修文也。廢文不可為禮，文至掩真，禮之賊也，君子不尚焉。

百姓得所，是人君太平；君民安業，是人臣太平；五穀豐登，是百姓太平；大小和順，是一家太平；父母無疾，是人子太平；胸中無累，是一腔太平。

至道之妙，不可意思，如何可言？可以言，皆道之淺也。玄之又玄，猶龍公亦說不破，蓋公亦囿於玄玄之中耳。要說，說個甚然？卻只在匹夫匹婦共知共行之中，外了這個，便是虛無。

除了個中字，更定道統不得。傍流之至聖，不如正路之賢人，故道統寧中絕，不以傍流繼嗣。何者？氣脈不同也。予嘗曰：「寧為道統家奴婢，不為傍流家宗子。」

或問：「聖人有可克之己否？」曰：「惟堯、舜、文王、周、孔無己可克，其餘聖人都有。己任是伊尹底，己和是柳下惠底，己清是伯夷底，己志向偏於那一邊便是己。己者，我也，不能忘我而任意見也，狃於氣質之偏而離中也。這己便是人欲，勝不得這己，都不成個剛者。」

自然者，發之不可遏，禁之不能止，才說是當然，便沒氣力。然反之之聖，都在當然上做工夫，所以說勉然。勉然做到底，知之成功，雖一分數境界，到那難題試驗處，終是微有不同，此難以形跡語也。

堯舜周孔之道，只是傍人情、依物理，拈出個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，不驚人，不苦人，所以難及。後來人勝他不得，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，玄冥隱僻之言，怪異新奇、偏曲幻妄以求勝，不知聖人妙處只是個庸常。看《六經》、《四書》語言何等平易，不害其為聖人之筆，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。嗟夫！賢智者過之，佛、老、楊、墨、莊、列、申、韓是已。彼其意見，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，而漫衍闊肆以至偏重而賊道，後學無識，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、厭布帛而慕火浣，無補饑寒，反生奇病。悲夫！

「中」之一字，是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東西南北於四方。此是南面獨尊道中底天子，仁義禮智信都是東西侍立，百行萬善都是北面受成者也。不意宇宙間有此一妙字，有了這一個，別個都可勾銷，五常、百行、萬善但少了這個，都是一家貨，更成甚麼道理？

愚不肖者不能任道，亦不能賊道，賊道全是賢智。後世無識之人不察道之本然面目，示天下以大中至正之矩，而但以賢智者為標的。世間有了賢智，便看底中道尋常，無以過人，不起名譽，遂薄中道而不為。道之壞也，不獨賢智者之罪，而惟崇賢智，其罪亦不小矣。《中庸》為賢智而作也，中足矣，又下個庸字，旨深哉！此難與曲局之士道。

道者，天下古今共公之理，人人都有分底。道不自私，聖人不私道，而儒者每私之曰「聖人之道」，言必循經，事必稽古，曰「衛道」。嗟夫！此千古之大防也，誰敢決之？然道無津涯，非聖人之言所能限；事有時勢，非聖人之制所能盡。後世苟有明者出，發聖人所未發而默契聖人欲言之心，為聖人所未為而吻合聖人必為之事，此固聖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。嗚呼！此可與通者道，漢唐以來鮮若人矣。

《易》道，渾身都是，滿眼都是，盈六合都是。三百八□四爻，聖人特拈起三百八□四事來做題目，使千聖作《易》，人人另有三百八□四說，都外不了那陰陽道理。後之學者求易於《易》，穿鑿附會以求通，不知易是個活底，學者看做死底；易是個無方體底，學者看做有定象底。故論簡要，乾坤二卦已多了；論窮盡，雖萬卷書說不盡《易》的道理，何止三百八□四爻？

「中」之一字，不但道理當然，雖氣數離了中，亦成不得寒暑；災祥失中，則萬物殃；飲食起居失中，則一身病。故四時各順其序，五臟各得其職，此之謂中。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，是以聖人執中以立天地萬物之極。

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，此心才覺暢然。

在舉世塵俗中，另識一種意味，又不輕與鮮能知味者嘗，才是真趣。守此便是至寶。

五色勝則相掩，然必厚益之，猶不能渾然無跡，惟黑一染不可辨矣。故黑者，萬事之府也，斂藏之道也。帝王之道黑，故能容保無疆；聖人之心黑，故能容會萬理。蓋含英采、韜精明、養元氣、蓄天機，皆黑之道也，故曰「惟玄催默」。玄，黑色也；默，黑象也。《書》稱舜曰「玄德升聞」，《老子》曰「知其白，守其黑」，得黑之精者也。故外著而不可掩，皆道之淺者也。雖然，儒道內黑而外白，黑為體，白為用；老氏內白而外黑，白安身，黑善世。

道在天地間，不限於取數之多，心力勤者得多，心力衰者得少，昏弱者一無所得。假使天下皆聖人，道亦足以供其求；苟皆為盜跖，道之本體自在也，分毫無損。畢竟是世有聖人，道斯有主；道附聖人，道斯有用。

漢唐而下，議論駁而至理雜，吾師宋儒。宋儒求以明道而多穿鑿附會之談，失平正通達之旨，吾師先聖之言。先聖之言煨於秦火、雜於百家，莠苗朱紫，使後學尊信之而不敢異同，吾師道。苟協諸道而協，則千聖萬世無不吻合，何則？道無二也。

或問：「中之道，堯舜傳心，必有至玄至妙之理？」余歎曰：「只就我兩人眼前說這飲酒，不為限量，不至過醉，這就是飲酒之中；這說話，不緘默，不狂誕，這就是說話之中；這作揖跪拜，不煩不疏，不疾不徐，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。一事得中，就是一事底堯舜，推之萬事皆然。又到那安行處，便是□全底堯舜。」

形神一息不相離，道器一息不相無，故道無精粗，言精粗者，妄也。因與一客共酌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：「這安排必有停妥處，是天然自有底道理；那僕見一豆上案，將滿案樽俎東移西動，莫知措手，那知底入眼便有定位，未來便有安排。新者近前，舊者退後，飲食居左，匙箸居右，重積不相掩，參錯不相亂，佈置得宜，楚楚齊齊，這個是粗底。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，卻在何處？若說這裡有神化性命，這個工夫還欠缺否？推之耕耘簸揚之夫、炊爨烹調之婦，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，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。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，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，原不曾理會。理會得來，這案上羅列得，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裡，橫豎推行、撲頭蓋面、腳踏身坐底都是神化性命，乃知神化性命極粗淺底。」

有大一貫，有小一貫。小一貫，貫萬殊；大一貫，貫小一貫。大一貫一，小一貫千百。無大一貫，則小一貫終是零星；無小一貫，則大一貫終是渾沌。

靜中看天地萬物都無些子。

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、太極及理氣同異、性命精粗、性善是否。予曰：「此等語，予亦能剿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，然非汝今日急務。假若了悟性命，洞達天人，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『某氏曰』一段言語，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。後世窮理之人，信彼駁此，服此辟彼，百世後汗牛充棟，都是這樁話說，不知於國家之存亡、萬姓之生死、身心之邪正，見在得濟否？我只有個粗法子，汝只把存心制行、處事接物、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，再講這話不遲。」曰：「理氣、性命，終身不可談耶？」曰：「這便是理氣、性命顯設處，除了撒數沒總數。」

陽為客，陰為主；動為客，靜為主；有為客，無為主；萬為客，一為主。

理路直截，欲路多岐；理路光明，欲路微暖；理路爽暢，欲路懊煩；理路逸樂，欲路憂勞。

無萬，則一何處著落？無一，則萬誰為張主？此二字一時離不得。一只在萬中走，故有正一，無邪萬；有治一，無亂萬；有中一，無偏萬；有活一，無死萬。

天下之大防五，不可一毫潰也，一潰則決裂不可收拾。宇內之大防，上下名分是已；境外之大防，夷夏出入是已；一家之大防，男女嫌微是已；一身之大防，理欲消長是已；萬世之大防，道脈純雜是已。

儒者之末流與異端之末流何異？似不可以相諍也。故明於醫，可以攻病人之標本；精於儒，可以中邪說之膏肓。闢邪不得其情，則邪愈肆；攻病不對其症，則病癒劇。何者？授之以話柄而借之以反攻，自救之策也。

人皆知異端之害道，而不知儒者之言亦害道也。見理不明，似是而非，或騁浮詞以亂真，或執偏見以奪正，或徇目前而昧萬世之常經，或徇小道而潰天下之大防，而其聞望又足以行其學術，為天下後世人心害，良亦不細。是故，有異端之異端，有吾儒之異端。異端之異端，真非也，其害小；吾儒之異端似是也，其害大。有衛道之心者，如之何而不辨哉？

天下事皆實理所為，未有無實理而有事物者也。幻家者流，無實用而以形惑人，嗚呼！不窺其實而眩於形以求理，愚矣。

公卿爭議於朝，曰天子有命，則屏然不敢屈直矣；師儒相辯於學，曰孔子有言，則寂然不敢異同矣。故天地間，惟理與勢為最尊，雖然，理又尊之尊也。廟堂之上言理，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，即相奪焉，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。故勢者，帝王之權也；理者，聖人之權也。帝王無聖人之理，則其權有時而屈。然則理也者，又勢之所恃以為存亡者也。以莫大之權無僭竊之禁，此儒者之所不辭而敢於任斯道之南面也。

陽道生，陰道養。故向陽者先發，向陰者後枯。

正學不明，聰明才辯之士各枝葉其一隅之見以成一家之說，而道始千岐百徑矣。豈無各得？終是偏術。到孔門，只如枉木著繩，一毫邪氣不得。

禪家有理障之說。愚謂理無障，畢竟是識障。無意識，心何障之有？

道莫要於損己，學莫急於矯偏。

七情總是個欲，只得其正了，都是天理；五性總是個仁，只不仁了，都是人欲。

萬籟之聲，皆自然也。自然，皆真也。物各自鳴其真，何天何人？何今何古？《六經》，籟道者也，統一聖真，而漢宋以來胥執一響以吹之，而曰是外無聲矣。觀俳諧者，萬人粲然皆笑，聲不同也而樂同。人各笑其所樂，何清濁高下妍媸之足云？故見各鳴其自得。語不詭於《六經》，皆吾道之眾響也，不必言言同、事事同矣。

氣者，形之精華；形者，氣之渣滓。故形中有氣，無氣則形不生；氣中無形，有形則氣不載。故有無形之氣，無無氣之形。星隕為石者，先感於形也。

天地萬物只到和平處，無一些不好，何等暢快！

莊、列見得道理原著不得人為，故一向不盡人事。不知一任自然，成甚世界？聖人明知自然，卻把自然闔起，只說個當然，聽那個自然。

私恩煦感，仁之賊也；直往輕擔，義之賊也；足恭偽態，禮之賊也；苛察岐疑，智之賊也；苟約固守，信之賊也。此五賊者，破道亂正，聖門斥之。後世儒者往往稱之以訓世，無識也與！

道有二然，舉世皆顛倒之。有個當然是屬人底，不問吉凶禍福，要向前做去；有個自然是屬天底，任你躑躅咆哮，自勉強不來。舉世昏迷，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，是謂替天忙，徒勞無益。卻將當然底全不著意，是謂棄人道，成個甚人？聖賢看著自然可得底，果於當然有礙，定不肯受，況未必得乎？只把二「然」字看得真，守得定，有多少受用處！

氣用形，形盡而氣不盡；火用薪，薪盡而火不盡。故天地惟無能用有，五行惟火為氣，其四者皆形也。

氣盛便不見涵養。浩然之氣雖充塞天地間，其實本體間定再冉口鼻中，不足以呼吸。

有天欲，有人欲。吟風弄月，傍花隨柳，此天欲也。聲色貨利，此人欲也。天欲不可無，無則禪；人欲不可有，有則穢。天欲即好底人欲，人欲即不好底天欲。

朱子云：「不求人知，而求天知。」為初學言也。君子為善，只為性中當如此，或此心過不去。天知、地知、人知、我知，渾是不求底。有一求心，便是偽，求而不得，此念定是衰歇。

以吾身為內，則吾身之外皆外物也。故富貴利達，可生可榮，苟非道焉，而君子不居。以吾心為內，則吾身亦外物也。故貧賤憂戚，可辱可殺，苟道焉，而君子不辭。

或問敬之道。曰：「外面整齊嚴肅，內面齊莊中正，是靜時涵養底敬。讀書則心在於所讀，治事則心在於所治，是主一無適底敬。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是隨事小心底敬。」或曰：「若笑談歌詠、宴息造次之時，恐如是則矜持不泰然矣。」曰：「敬以端嚴為體，以虛活為用，以不離於正為主。齋日衣冠而寢，夢寐乎所祭者也。不齋之寢，則解衣脫冕矣，未有釋衣冕而持敬也。然而心不流於邪僻，事不詭於道義，則不害其為敬矣。君若專去端嚴上求敬，則荷鋤負畚、執轡御車、鄙事賤役，古聖賢皆為之矣，豈能日日手容恭、足容重耶？又若孔子曲肱指掌，及居不容，點之浴沂，何害其為敬耶？大端心與正依，事與道合，雖不拘拘於端嚴，不害其為敬。苟心游千里、意逐百欲，而此身卻兀然端嚴在此，這是敬否？譬如謹避深藏，秉燭鳴珮，緩步輕聲，女教《內則》原是如此，所以養貞信也。若饕餮汲妻及當顛沛奔走之際，自是迴避不得，然而貞信之守與深藏謹避者同，是何害其為女教哉？是故敬不擇人，敬不擇事，敬不擇時，敬不擇地，只要個心與正依，事與道合。」

先難後獲，此是立德立功第一個張主。若認得先難是了，只一向持循去，任千毀萬謗也莫動心，年如是，月如是，竟無效驗也只如是，久則自無不獲之理。故工夫循序以進之，效驗從容以俟之，若欲速，便是揠苗者，自是欲速不來。

造化之精，性天之妙，惟靜觀者知之，惟靜養者契之，難與紛擾者道。故止水見星月，才動便光芒錯雜矣。悲夫！紛擾者，昏昏以終身，而一無所見也。

滿腔子是惻隱之心，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。君子於六合飛潛動植、纖細毫末之物，見其得所，則油然而喜，與自家得所一般；見其失所，則悶然而戚，與自家失所一般。位育念頭，如何一刻放得下？

萬物生於性，死於情。故上智去情，君子正情，眾人任情，小人肆情。夫知情之能死人也，則當遊心於淡泊無味之鄉，而於世之所欣戚趨避，漠然不以嬰其慮，則身苦而心樂，感殊而應一。其所不能逃者，與天下同；其所了然獨得者，與天下異。

此身要與世融液，不見有萬物形跡、六合界限，此之謂化。然中間卻不模糊，自有各正底道理，此之謂精。

人一生不聞道，真是可憐！

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便是肫肫其仁、天下一家滋味。然須推及鳥獸，又推及草木，方充得盡。若父子兄弟間便有各自立達、爭先求勝的念頭，更那顧得別個。

天德只是個無我，王道只是個愛人。

道是第一等，德是第二等，功是第三等，名是第四等。自然之謂道，與自然遊謂之道士。體道之謂德，百行俱修謂之德士。濟世成物謂之功。一味為天下潔身著世謂之名。一味為自家立言者，亦不出此四家之言。下此不入等矣。

凡動天感物，皆純氣也。至剛至柔，與中和之氣皆有所感動，純故也。□分純裡才有一毫雜，便不能感動。無論佳氣、戾氣，只純了，其應便捷於影響。

萬事萬物有分別，聖人之心無分別，因而付之耳。譬之日因萬物以為影，水因萬川以順流，而日水原無兩，未嘗不分別，而非以我分別之也。以我分別，自是分別不得。

下學學個什麼？上達達個什麼？下學者，學其所達也；上達者，達其所學也。

弘毅，坤道也。《易》曰「含弘光大」，言弘也；「利永貞」，言毅也。不毅不弘，何以載物？

六經言道而不辨，辨自孟子始；漢儒解經而不論，論自宋儒始；宋儒尊理而不僭，僭自世儒始。

聖賢學問是一套，行王道必本天德；後世學問是兩截，不修己只管治人。

自非生知之聖，未有言而不思者。貌深沉而言安定，若蹇若疑，欲發欲留。雖有失焉者，寡矣。神奮揚而語急速，若湧若懸，半踏半晦，雖有得焉者，寡矣。夫一言之發，四面皆淵阱也。喜言之則以為驕，威言之則以為懦，謙言之則以為諂，直言之則以為陵，微言之則以為險，明言之則以為浮。無心犯諱則謂有心之譏，無為發端則疑有為之說。簡而當事，曲而當情，精而當理，確而當時，一言而濟事，一言而服人，一言而明道，是謂修辭之善者。其要有二：曰澄心，曰定氣。余多言而無當，真知病本云云，當與同志者共改之。

知彼知我，不獨是兵法，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。

靜中真味至淡至冷，及應事接物時，自有一段不冷不淡天趣。只是眾人習染世味，分濃豔，便看得他冷淡。然冷而難親，淡而可厭，原不是真味，是調撥寒灰、嚼淨蠟。

明體全為適用。明也者，明其所適也，不能適用，何貴明體？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。樹有根，自然千枝萬葉；水有泉，自然千流萬派。

天地人物原來只是一個身體、一個心腸，同了，便是一家，異了，便是萬類。而今看著風雲雷雨都是我胸中發出，虎豹蛇蠍都是我身上分來，那個是天地？那個是萬物？

萬事萬物都有個一，千頭萬緒皆發於一，千言萬語皆明此一，千體認萬推行皆做此一。得此一，則萬皆舉；求諸萬，則一反迷。但二氏只是守一，吾儒卻會用一。

三氏傳心要法，總之不離一「靜」字。下手處皆是制欲，歸宿處都是無欲，是則同。

「予欲無言」，非雅言也，言之所不能顯者也。「吾無隱爾」，非文辭也，性與天道也。說便說不來，藏也藏不得，然則無言即無隱也，在學者之自悟耳。天地何嘗言？何嘗隱？以是知不可言傳者，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。

天地間道理，如白日青天；聖賢心事，如光風霽月。若說出一段話，說千解萬，解說者再不痛快，聽者再不惺懺，豈舉世人皆愚哉？此立言者之大病。

罕譬而喻者，至言也；譬而喻者，微言也；譬而不喻者，玄言也。玄言者，道之無以為者也。不理會玄言，不害其為聖人。

正大光明，透徹簡易，如天地之為形，如日月之垂象，足以開物成務，足以濟世安民，達之天下萬世而無弊，此謂天言。平易明白，切近精實，出於吾口而當於天下之心，載之典籍而裨於古人之道，是謂人言。艱深幽僻，弔詭探奇，不自句讀不能通其文，通則無分毫會心之理趣；不考音韻不能識其字，識則皆常行日用之形聲，是謂鬼言。鬼言者，道之賊也，木之孽也，經生學士之殃也。然而世人崇尚之者，何逃之？怪異足以文凡陋之筆，見其怪異，易以駭膚淺之目。此光明平易大雅君子為之汗顏泚頰，而彼方以為得意者也。哀哉！

衰世尚同，盛世未嘗不尚同。衰世尚同流合污，盛世尚同心合德。虞廷同寅協恭，修政無異識，圮族者殛之；孔門同道協志，修身無異術，非吾徒者攻之。故曰道德一、風俗同。二之非帝王之治，二之非聖賢之教，是謂敗常亂俗，是謂邪說破道。衰世尚同，則異是矣。逐波隨風，共撼中流之砥柱；一類百靡，誰容盡醉之醒人？讀《桃園》、誦《板蕩》，自古然矣。乃知盛世貴同，衰世貴獨。獨非立異也，眾人皆我之獨，即盛世之同矣。

世間物一無可戀，只是既生在此中，不得不相與耳。不宜著情，著情便生無限愛欲，便招無限煩惱。

「安而後能慮」，止水能照也。

君子之於事也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；於言也，語乎其所不得不語，默乎其所不得不默，尤悔庶幾寡矣。

發不中節，過不在已發之後。

才有一分自滿之心，面上便帶自滿之色，口中便出自滿之聲，此有道之所恥也。見得大時，世間再無可滿之事，吾分再無能滿之時，何可滿之有？故盛德容貌若愚。

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」，此是千古嚴師。「□目所視，□手所指」，此是千古嚴刑。

誠與才合，畢竟是兩個，原無此理。蓋才自誠出，才不出於誠算不得個才，誠了自然有才。今人不患無才，只是討一誠字不得。

斷則心無累。或曰：「斷用在何處？」曰：「謀後當斷，行後當斷。」

道盡於一，二則贅；體道者不出一，二則支。天無二氣，物無二本，心無二理，世無二權。一則萬，二則不萬，道也，二乎哉？故執一者得萬，求萬者失一。水壅萬川未必能塞，木滋萬葉未必能榮，失一故也。

道有一真，而意見常千百也，故言多而道愈瀉；事有一是，而意見常千百也，故議多而事愈償。

吾黨望人甚厚，自治甚疏，只在口脛上做工夫，如何要得長進？

宇宙內原來是一個，才說同，便不是。

周子《太極圖》第二圈子是分陰分陽，不是根陰根陽。世間沒有這般截然氣化，都是互為其根耳。

說自然是第一等話，無所為而為；說當然是第二等話，性分之所當盡，職分之所當為；說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話，是非毀譽是已；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，利害禍福是已。

人欲擾害天理，眾人都曉得；天理擾害天理，雖君子亦迷，沉在眾人！而今只說慈悲是仁，謙恭是禮，不取是廉，慷慨是義，果敢是勇，然諾是信。這個念頭真實發出，難說不是天理，卻是大中至正天理被他擾害，正是執一賊道。舉世所謂君子者，都是這裡看不破，故曰「道之不明」也。

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」，見孤陽也。若無陽，則二女何不同行之有？二陽同居，其志同行，不見陰也。若見孤陰，則二男亦不可以同居矣。故曰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六爻雖具陰陽之偏，然各成一體，故無嫌。

利刃斲木綿，迅炮擊風帆，必無害矣。

士之於道也，始也求得，既也得得，既也養得，既也忘得。不養得則得也不固，不忘得則得也未融。學而至於忘得，是謂無得。得者，自外之名，既失之名，還我故物，如未嘗失，何得之有？心放失，故言得心，從古未嘗得耳目口鼻四肢者，無失故也。

聖人作用，皆以陰為主，以陽為客。陰所養者也，陽所用者也。天地亦主陰而客陽。二氏家全是陰，道家以陰養純陽而畜之，釋家以陰養純陰而寶之。凡人陰多者，多壽多福；陽多者，多夭多禍。

只隔一絲，便算不得透徹之悟，須是人筋肉、沁骨髓。

異端者，本無不同，而端緒異也。千古以來，惟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一脈是正端，千古不異。無論佛、老、莊、列、申、韓、管、商，即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，都是異端，子貢、子夏之徒，都流而異端。蓋端之初分也，如路之有岐，未分之初都是一處發腳，既出門後，一股向西南走，一股向東南走，走到極處，末路梢頭，相去不知幾千萬里，其始何嘗不一本哉？故學問要析同異於毫釐，非是好辨，懼末流之可哀也。

天下之事，真知再沒個不行，真行再沒個不誠，真誠之行再沒個不自然底。自然之行不至其極不止，不死不止，故曰「明則誠」矣。

千萬病痛只有一個根本，治千病萬痛只治一個根本。

宇宙內主張萬物底只是一塊氣，氣即是理。理者，氣之自然者也。

到至誠地位，誠固誠，偽亦誠；未到至誠地位，偽固偽，誠亦偽。

義襲取不得。

信知困窮抑鬱、貧賤勞苦是我應得底，安富薄榮、歡欣如意是我儻來底，胸中便無許多冰炭。

事有豫而立，亦有豫而廢者。吾曾豫以有待，臨事鑿柄不成，竟成棄擲者。所謂權不可豫設，變不可先圖，又難執一論也。

任是千變萬化、千奇萬異，畢竟落在平常處歇。

善是性，性未必是善；秤錘是鐵，鐵不是秤錘。或曰：「孟子道性善，非與？」曰：「余所言，孟子之言也。孟子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性，此性善否？」或曰：「欲當乎理，即是善。」曰：「如子所言，『動心忍性』，亦忍善性與？」或曰：「孔子繫《易》，言『繼善成性』，非與？」曰：「世儒解經，皆不善讀《易》者也。孔子云『一陰一陽之謂道』，謂一陰一陽均調而不偏，乃天地中和之氣，故謂之道。人繼之則為善，繼者，稟受之初；人成之則為性，成者，不作之謂。假若一陰則偏於柔，一陽則偏於剛，皆落氣質，不可謂之道。蓋純陰純陽之謂偏，一陰二陽、二陰一陽之謂駁，一陰三四五陽、五陰一三四陽之謂雜，故仁智之見，皆落了氣質一邊，何況百姓？仁智兩字，拈此以見例，禮者見之謂之禮，義者見之謂之義，皆是邊見。朱注以繼為天，誤矣；又以仁智分陰陽，又誤矣。抑嘗考之，天自有兩種天，有理道之天，有氣數之天。故賦之於人，有義理之性，有氣質之性。二天皆出於太極，理道之天是先天，未著陰陽五行以前，純善無惡，《書》所謂『惟皇降衷，厥有恒性』，《詩》所謂『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』是也。氣數之天是後天，落陰陽五行之後，有善有惡，《書》所謂『天生烝民，有欲』，孔子所謂『惟上知與下愚不移』是也。孟子道性善，只言個德性。」

物欲從氣質來，只變化了氣質，更說甚物欲。

耳目口鼻四肢有何罪過？堯舜周孔之身都是有底；聲色貨利、可愛可欲有何罪過？堯舜周孔之世都是有底。千萬罪惡都是這點心，孟子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物」，太株連了，只是先立乎其大，有了張主，小者都是好奴婢，何小之敢奪？沒了窩主，那怕盜賊？問：「誰立大？」曰：「大立大。」

威儀養得定了，才有脫略，便害羞赧；放肆慣得久了，才入禮群，便害拘束。習不可不慎也。

絜矩是強恕事，聖人不絜矩。他這一副心腸原與天下打成一片，那個是矩？那個是絜？

仁以為己任，死而後已，此是大擔當；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饑不寒，此是大快樂。

內外本末交相培養，此語余所未喻。只有內與本，那外與末張主得甚？

不是與諸君不談奧妙，古今奧妙不似《易》與《中庸》，至今解說二書，不似青天白日，如何又於晦夜添濃雲也？望諸君哀此後學，另說一副當言語，須是□指露縫，八面開窗，你見我知，更無躲閃，方是正大光明男子。

形而上與形而下，不是兩般道理；下學上達，不是兩截工夫。

世之欲惡無窮，人之精力有限，以有限與無窮鬥，則物之勝人，不啻千萬，奈之何不病且死也。

冷淡中有無限受用處。都戀戀炎熱，抵死不悟，既悟不知回頭，既回頭卻又羨慕，此是一種依羶附腥底人，切莫與談真滋味。

處明燭幽，未能見物而物先見之矣；處幽燭明，是謂神照。是故不言者非暗，不視者非盲，不聽者非聾。

儒戒聲色貨利，釋戒色聲香味，道戒酒色財氣。總歸之無欲，此三氏所同也。儒衣儒冠而多欲，怎笑得釋道？

敬事鬼神，聖人維持世教之大端也。其義深，其功大。但自不可鑿求，不可道破耳。

天下之治亂，只在「相責各盡」四字。

世之治亂，國之存亡，民之死生，只是個我心作用。只無我了，便是天清地寧、民安物阜世界。

惟得道之深者，然後能淺言；凡深言者，得道之淺者也。

以虛養心，以德養身，以善養人，以仁養天下萬物，以道養萬世。養之義，大矣哉！

萬物皆能昏人，是人皆有所昏。有所不見，為不見者所昏；有所見，為見者所昏。惟一無所見者不昏，不昏然後見天下。

道非淡不入，非靜不進，非冷不凝。

三千三百，便是無聲無臭。

天德王道不是兩事，內聖外王不是兩人。

損之而不見其少者，必贅物也；益之而不見其多者，必缺處也。惟分定者，加一毫不得、減一毫不得。

知是一雙眼，行是一雙腳。不知而行，前有淵谷而不見，傍有狼虎而不聞，如中州之人適燕而南、之粵而北也，雖乘千里之馬，愈疾愈遠。知而不行，如痿痺之人數路程、畫山水。行更無多說，只用得一「篤」字。知底工夫千頭萬緒，所謂「匪知之艱，惟行之艱」、「匪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」、「知至至之，知終終之」、「窮神知化」、「窮理盡性」、「幾深研極」、「探頭索隱」、「多聞多見」。知也者，知所行也；行也者，行所知也。知也者，知此也；行也者，行此也。原不是兩個。世俗知行不分，直與千古聖人駁難，以為行即是知。余以為：「能行方算得知，徒知難算得行。」

有殺之為仁，生之為不仁者；有取之為義，與之為不義者；有卑之為禮，尊之為非禮者；有不知為智，知之為不智者；有違言為信，踐言為非信者。

覓物者，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，他日無事於覓也，乃得之。非物有趨避，目眩於急求也。天下之事，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。

山峙川流、鳥啼花落、風清月白，自是各適其天，各得其分。我亦然，彼此無干涉也。才生繫戀心，便是歆羨，便有沾著。主人淡無世好，與世相忘而已。惟並育而不有情，故並育而不相害。

公生明，誠生明，從容生明。公生明者，不蔽於私也；誠生明者，清虛所通也；從容生明者，不滂於感也。舍是無明道矣。

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」，自有《中庸》以來，無人看破此一語。此吾道與佛、老異處，最不可忽。

知識，心之孽也；才能，身之妖也；貴寵，家之禍也；富足，子孫之殃也。

只泰了，天地萬物皆志暢意得，欣喜歡愛。心身家國天下無一毫鬱悶不平之氣，所謂八達四通，千昌萬遂，太和之至也。然泰極則肆，肆則不可收拾；而入於否。故《泰》之後繼以《大壯》，而聖人戒之曰：「君子以非禮弗履。」用是見古人憂勤惕勵之意多，英雄曠達之心少。六□四卦，惟有《泰》是快樂時又恁極中極正，且懼且危，此所以致泰保泰而無意外之患也。

今古紛紛辨口，聚訟盈庭，積書充棟，皆起於世教之不明，而聰明才辨者各執意見以求勝。故爭輕重者至衡而息，爭短長者至度而息，爭多寡者至量而息，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。中道者，聖人之權衡度量也。聖人往矣，而中道自在，安用是嘵嘵強口而逞辨以自是哉？嗟夫！難言之矣。

人只認得「義命」兩字真，隨事隨時在這邊體認，果得趣味，一生受用不了。

「夫焉有所倚」，此至誠之胸次也。空空洞洞，一無所著，一無所有，只是不倚著。才倚一分，便是一分偏；才著一釐，便是一釐礙。

形用事，則神者亦形；神用事，則形者亦神。

威儀三千，禮儀三百，五刑之屬三千，皆法也。法是死底，令人可守；道是活底，令人變通。賢者持循於法之中，聖人變易於法之外。自非聖人而言變易，皆亂法也。

道不可言，才落言筌，便有倚著。

禮教大明，中有犯禮者一人焉，則眾以為肆而無所容；禮教不明，中有守禮者一人焉，則眾以為怪而無所容。禮之於世大矣哉！

良知之說亦是致曲擴端學問，只是作用大端費力。作聖工夫當從天上做，培樹工夫當從土上做。射之道，中者矢也，矢由弦，弦由手，手由心，用工當在心，不在矢；御之道，用者銜也，銜由轡，轡由手，手由心，用工當在心，不在銜。

聖門工夫有兩途：「克己復禮」，是領惡以全好也，四夷靖則中國安；「先立乎其大者」，是正己而物正也，內順治則外威嚴。

中，是千古道脈宗；敬，是聖學一字訣。

性，只有一個，才說五便著情種矣。

敬肆是死生關。

瓜、李將熟，浮白生焉。禮由情生，後世乃以禮為情，哀哉！

道理甚明、甚淺、甚易，只被後儒到今說底玄冥，只似真禪，如何使俗學不一切抵毀而盡叛之！

生成者，天之道心；災患者，天之心。道心者，人之生成；人心者，人之災害。此語眾人驚駭死，必有能理會者。

道器非兩物，理氣非兩件。成象成形者器，所以然者道；生物成物者氣，所以然者理。道與理，視之無跡，捫之無物，必分道器、理氣為兩項，殊為未精。《易》曰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蓋形而上，無體者也，萬有之父母，故曰道；形而下，有體者也，一道之凝結，故曰器。理氣亦然，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物，皆氣也，所以然者，理也。安得對待而言之？若對待為二，則費隱亦二矣。

先天，理而已矣；後天，氣而已矣；天下，勢而已矣；人情，利而已矣。理一，而氣、勢、利三，勝負可知矣。

人事就是天命。

我盛則萬物皆為我用，我衰則萬物皆為我病。盛衰勝負，宇宙內只有一個消息。

天地間惟無無累，有即為累。有身則身為我累，有物則物為我累。惟至人則有我而無我，有物而忘物，此身如在太虛中，何累之有？故能物我兩化。化則何有何無？何非有何非無？故二氏逃有，聖人善處有。

義，合外內之道也。外無感，則義只是渾然在中之理，見物而裁制之則為義。義不生於物，亦緣物而後見。告子只說義外，故孟子只說義內，各說一邊以相駁，故窮年相辨而不服。孟子若說義雖緣外而形，實根吾心而生，物不是義，而處物乃為義也，告子再怎開口？性，合理氣之道也。理不雜氣，則純粹以精，有善無惡，所謂義理之性也。理一雜氣，則五行紛糅，有善有惡，所謂氣質之性也。諸家所盲皆落氣質之後之性，孟子所言皆未著氣質之先之性，各指一邊以相駁，故窮年相辨而不服。孟子若說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，有善無惡者，上帝降衷之性，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，完復吾降衷之性，諸家再怎開口？

乾與姤，坤與復，對頭相接不問一發，乾坤盡頭處即姤復起頭處，如呼吸之相連，無有斷續，一斷便是生死之界。

知費之為省，善省者也，而以省為省者愚，其費必倍。知勞之為逸者，善逸者也，而以逸為逸者昏，其勞必多。知苦之為樂者，善樂者也，而以樂為樂者癡，一苦不返。知通之為塞者，善塞者也，而以塞為塞者拙，一通必竭。

秦火之後，三代制作湮滅幾盡。漢時購書之賞重，胡漢儒附會之書多。其倖存者，則焚書以前之宿儒尚存而不死，如伏生口授之類。好古之君子壁藏而石函，如《周禮》出於屋壁之類。後儒不考古今之文，概云先王製作而不敢易，即使盡屬先王制作，然而議禮制度考文，沿世道民俗而調劑之，易姓受命之天子皆可變通，故曰刑法世輕重，三王不沿禮襲樂。若一切泥古而求通，則茹毛飲血、土鼓淳尊皆可行之今日矣。堯舜而當此時，其制度文為必因時順勢，豈能反後世而躋之唐虞？或曰：「自秦火後，先王制作何以別之？」曰：「打起一道大中至正線來，真偽分毫不錯。」

理會得「簡」之一字，自家身心、天地萬物、天下萬事盡之矣。一粒金丹不載多藥，一分銀魂不攜錢幣。

耳聞底、眼見底、身觸頭戴足踏底，燦然確然，無非都是這個，拈起一端來，色色都是這個。卻向古人千言萬語、陳爛葛藤鑽研窮究，意亂神昏了不可得，則多言之誤後人也噫！

鬼神無聲無臭，而有聲有臭者，乃無聲無臭之散殊也。故先王以聲息為感格鬼神之妙機。周人尚臭，商人尚聲，自非達幽明之故者難以語此。

三千三百，繭絲牛毛，聖人之精細入淵微矣。然皆自性真流出，非由強作，此之謂天理。

事事只在道理上商量，便是真體認。

使人收斂莊重莫如禮，使人溫厚和平莫如樂。德性之有資於禮樂，猶身體之有資於衣食，極重大，極急切。人君治天下，士君子治身，惟禮樂之用為急耳。自禮廢，而惰慢放肆之態慣習於身體矣；自樂亡，而乖戾忿恨之氣充滿於一腔矣。三代以降，無論典秩之本，聲氣之元，即儀文器數，夢寐不及。悠悠六合，貿貿百年，豈非靈於萬物，而萬物且能笑之？細思先儒「不可斯須去身」六字，可為流涕長太息矣。

惟平脈無病，七表、八裡、九道，皆病名也；惟中道無名，五常、百行、萬善，皆偏名也。

千載而下，最可恨者樂之無傳。士大夫視為迂闊無用之物，而不知其有切於身心性命也。

一、中、平、常、白、淡、無，謂之七，無對。一不對萬；萬者，一之分也。太過不及對；中者，太過不及之君也。高下對；平者，高下之准也。吉凶禍福貧富貴賤對；常者，不增不減之物也。青黃碧紫赤黑對；白者，青、黃、碧、紫、赤之質也。酸鹹甘苦辛對；淡者，受和五味之主也。有不與無對；無者，萬有之母也。

或問：「格物之物是何物？」曰：「至善是已。」「如何格？」曰：「知止是已。」「《中庸》不言格物，何也？」曰：「舜之執兩端於問察，回之擇一善而服膺，皆格物也。」「擇善與格物同否？」曰：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皆格物也；致知、誠正，修、齊、治、平，皆擇善也。除了善，更無物。除了擇善，更無格物之功。」「至善即中乎？」曰：「不中，不得謂之至善。不明乎善，不得謂之格物。故不明善不能誠身，不格物不能誠意。明瞭善，欲不誠身不得；格了物，欲不誠意不得。」「不格物亦能致知否？」曰：「有。佛、老、莊、列皆致知也，非不格物；而非吾之所謂物。」「不致知亦能誠意否？」曰：「有。尾生、孝己皆誠意也，乃氣質之知，而非格物之知。」格物二字，在宇宙間乃鬼神訶護真靈至寶，要在個中人神解妙悟，不可與口耳家道也。

學術要辨邪正。既正矣，又要辨真偽。既真矣，又要辨念頭切不切、嚮往力不力，無以空言輒便許人也。

百姓凍餒謂之國窮，妻子困乏謂之家窮，氣血虛弱謂之身窮，學問空疏謂之心窮。

人問：「君是道學否？」曰：「我不是道學。」「是仙學否？」曰：「我不是仙學。」「是釋學否？」曰：「我不是釋學。」「是老、莊、申、韓學否？」曰：「我不是老、莊、申、韓學。」「畢竟是誰家門戶？」曰：「我只是我。」

與友人論天下無一物無禮樂，因指几上香曰：「此香便是禮，香煙便是樂；坐在此便是禮，一笑便是樂。」

心之好惡不可迷也，耳目口鼻四肢之好惡不可徇也。瞽者不辨蒼素，聾者不辨宮商，馮者不辨香臭，狂者不辨辛酸，逃難而追亡者不辨險夷遠近。然於我無損也，於道無損也，於事無損也，而有益於世、有益於我者無窮。乃知五者之知覺，道之賊而心之殃也，天下之禍也。

氣有三散：苦散、樂散、自然散。苦散、樂散可以復聚，自然散不復聚矣。

悟有頓，修無頓。立志在堯，即一念之堯；一語近舜，即一言之舜；一行師孔，即一事之孔，而況悟乎？若成一個堯舜孔子，非真積力充、斃而後已不能。

有人於此，其孫呼之曰祖、其祖呼之曰孫、其子呼之曰父、其父呼之曰子、其舅呼之曰甥、其甥呼之曰舅、其伯叔呼之曰侄、其侄呼之曰伯叔、其兄呼之曰弟、其弟呼之曰兄、其翁呼之曰婿、其婿呼之曰翁，畢竟是幾人？曰：「一人也。」「呼之畢竟孰是？」曰：「皆是也。」吁！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」，無怪矣，道二乎哉！

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棲也，是故道凝於寧靜。

聖人制規矩不制方圓，謂規矩可為方圓，方圓不能為方圓耳。

終身不照鏡，終身不認得自家。乍照鏡，猶疑我是別人，常磨常照，才認得本來面目。故君子不可以無友。

輕重只在毫釐，長短只爭分寸。明者以少為多，昏者惜零棄頓。

天地所以循環無端積成萬古者，只是四個字，曰「無息有漸」。聖學亦然，縱使生知之聖，敏則有之矣，離此四字不得。

下手處是自強不息，成就處是至誠無息。

聖學入門先要克己，歸宿只是無我。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，此便是舜、跖關頭，死生歧路。

心於淡裡見天真，嚼破後許多滋味；學向淵中尋理趣，湧出來無限波瀾。

百毒惟有恩毒苦，萬味無如淡味長。

總埋泉壤終須白，才露天機便不玄。

橫吞八極水，細數九牛毛。